

文 學 叢 刊

畫 夢 錄

何 其 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1
7
8

848
2172
2

有版權

畫夢錄

何其芳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漢口通二路二十四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二元八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錦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夏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典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三十六年三月九版

扇上的煙雲（代序）

設若少女妝台間沒有鏡子，

成天凝望懸在壁上的宮扇，

扇上的樓閣如水中倒影，

染着臉粉殘淚如烟雲……

「你說我們的聽覺視覺都有很可憐的限制嗎？」

「是的。一夏天，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農場上，順手搖一朵紅色的花給她，

他說是藍的。」

「那麼你替他悲哀？」

「我倒是替我自己。」

「那麼你相信着一些神祕的東西了。」

「我倒是喜歡想像着一些遼遠的東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我說不清有多少日夜，像故事裏所說的一樣，對着壁上畫出神遂走入畫裏去了。但我的牆壁是白色的。不過那金色的門，那不知是樂園還是地獄的門，確曾爲我開啓過而已。」

「那麼你對於人生？」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唉，自從我乘桴浮於海，一片風濤把我送到這荒島上，我是很久很久沒有和人攀談了。今天我却有一點說話的興致。」

「那麼你就說吧。」

「我說，我說我這些日子來喜歡一半句古人之言。於我如浮雲。我喜歡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腳。不知何時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厭倦。那時我剛傾聽了一位丹麥

王子的獨語；一個真瘋，一個佯狂；古今來如此冷落的宇宙都顯得十分熱鬧，一滴之飲遂使我大有醉意，不禁出語驚人。但我現在要稱贊的是這個比喻的純粹的表現，與它的含義無關。有時我真慨歎着取譬之難。以此長久不能忘記一位匈牙利作者，他的一篇文章裏有了兩個優美的比喻：在黃昏裏，在酒店的窗子下，他說，許多勞苦人低垂着頭像一些折了帆折了桅竿的船停泊在靜寂的港口；後來他描寫一位少女，就只輕輕一句，說她的眼睛亮着像金鑰匙。」

「是說它們可以開啓樂園或者地獄的門嗎？」

「而我有一次低垂着頭在車窗邊，在黃昏裏，隨手翻完了一冊憂鬱的傳記，於是我抬起頭，望着天邊的白烟，又思索着那寫過一個故事叫作「烟」的人的一生。暮色與暮年。我到哪兒去？[？]去旅途的盡頭等着我的是什麼？[？]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了：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兒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但是，在那邊，有一幅美麗的少女的側面剪影。暮

色作了柔和的背景了。於是我對自己說，假若沒有美麗的少女，世界上是多麼寂寞呵。因為從她們，我們有時可以窺見那未被詛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於是我望着天邊的雲彩，正如那個自言見過天使和精靈的十八世紀的神祕歌人所說，在剎那間捉住了永恆。」

「你那時到哪兒去？你這些話又胡爲而來？我一點也不能追蹤你思想的道路。」

「於是我很珍惜着我的夢，並且想把它們細細的描畫出來。」

「是一些什麼夢？」

「首先我想描畫在一個圓窗上。每當清晨良夜，我常打那下面經過，雖沒有窺見人影，却聽見過白色的花一樣的歎息從那裏面飄墜下來。但正在我躊躇之間，那個窗子消隱了。我再尋不着了。後來大概是一枝夢中彩筆，寫出一行字給我，看分明：一夜文君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醒來不勝悲哀，彷彿真有過一段什麼故事似的，我從此喜歡在荒涼的地方徘徊了。一夏天，當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動時，我走入了一座墓。」

園。猛抬頭，原來是一個明月夜，齊諧志怪之書裏最常出現的境界。我坐在白石上。我的影子像一個黑色的貓。我伸手去摸它一摸，唉，我還以為是一個苦吟的女鬼遺下的一圈腰帶呢，誰知拾起來乃是一把團扇。於是我帶回去珍藏着，當我有工作的興致時就取出來描畫我的夢在那上面。」

「現在那扇子呢？」

「當我厭倦了我的鄉土到這海上來遨遊時，哪還記得把它帶在我的身邊呢？」

「那麼一定遺留在你所從來的那個國土裏了。」

「也不一定。」

「那麼我將盡我一生之力，飄流到許多大陸上去找它。」

「只怕你找着時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朧了。」

目錄

扇上的煙雲(代序)

墓	一
秋海棠	一一
雨前	一五
黃昏	一八
獨語	二〇
夢後	二四
巖	二九

爐邊夜話	三五
伐木	四一
畫夢錄	四四
哀歌	五四
貨郎	六一
魔術草	六六
樓	七一
絃	七八
靜靜的日午	八二

墓

初秋的薄暮。翠巖的橫屏環擁出曠大的草地，有常綠的柏樹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瀉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圖案似的田畝，阡陌高下的毗連着，黃金的稻穗起伏着豐實的波浪，微風傳送出成熟的香味。黃昏如晚汐一樣淹沒了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陽如柔和的目光，如愛撫的手指從平疇伸過來，從林葉探進來，落在溪邊一個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彷彿讀出上面鏤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鈴鈴之墓。

這兒睡着的是一個美麗的靈魂。

這兒睡着的是一個農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載靜靜的光陰，從那茅檐下過逝的，

從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裏過逝的，從俯囑着地草的羊兒的角尖，和那濯過她的手，回應過她寂寞的擣衣聲的池塘裏過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頭髮，和淺油黑的膚色。但她的臉頰，她的雙手有時是微紅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時候，回憶起一個羞澀的夢的時候，或者三月的陽光滿滿的曬着她的時候。照過她的影子的溪水會告訴你。

她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姑娘，她會說極和氣的話，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謙卑的地位。親過她的足的山草會告訴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請過的小蟻會告訴你，她一切小小的侶伴都會告訴你。

是的，她有許多小小的侶伴，她長成一個高高的女郎了不與它們生疏。

她對一朵剛開的花說，「給我講一個故事，一個快樂的。」對照進她的小窗的星星說，「給我講一個故事，一個悲哀的。」

當她清早起來到柳樹旁的井裏去提水，準備幫助她的母親作晨餐，徑間遇着

她的侶伴都向她說，「晨安。」她也說，「晨安。」「告訴我們你昨夜做的夢。」她却笑着說，「不告訴你。」

當農事忙的時候，她會給她的父親把飯送到田間去。

當蠶子初出卵的時候，她會採摘最嫩的桑葉放在籃兒裏帶回來，用布巾揩乾那上面的露水，而且用刀切成細細的條兒去喂它們。四眠過後，她會用指頭提起一個個肥大的蠶，在光線裏透視，「它腹裏完全亮了。」然後放到成束的菜子桿上去。

她會同母親一塊兒去把屋後的蔴莖割下，放在水裏浸着，然後用刀打出白色的蔴來。她會把蔴分成極纖微的絲，然後用指頭績成細紗，一圈圈的放滿竹筐。

她有一個小手紡車，還是她祖母留傳下來的。她常常紡着棉，聽那輪子唱着單調的歌，說着永遠雷同的故事。她不厭煩，祇在心裏偷笑着，「真是一個老婆子。」

她是快樂的。她是在寂寞的快樂裏長大的。

她是期待甚麼的。她有一個祕密的希冀，那希冀於她自己也是祕密的。她有做

夢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遼遠的，遼遠的山以外。

十六歲的春天的風吹着她的衣衫，她的髮，她想悄悄的流一會兒淚。銀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擁抱它，向它說『我是太快樂，太快樂，』但又無理由的流下淚。她有一點憂愁在眉尖，有一點傷感在心裏。

她用手緊握着每一個新鮮的早晨，而又放開手嘆一口氣讓每一個黃昏過去。她小小的同伴們都說她病了，祇有它們稍稍關心她，知道她的。『你瞧，她常默默的。』『你說，甚麼能使她歡喜？』它們互相耳語着，擔心她的健康，擔心她鬱鬱的眸子。

菜園裏的江豆籐還是高高的綠上竹竿，南瓜還是肥碩的壓在籬腳下，古老的桂樹還是飄着金黃色的香氣，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

鈴鈴却瘦損了。

她期待的畢竟來了，那偉大的力，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冷的呼息透過她的

心，那無聲的靈語吩咐她睡下安息。「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她心裏知道，但不說出。

快下山的夕陽如溫暖的紅色的唇，剛才吻過那小墓碑上「鈴鈴」二字的，又落到溪邊的柳樹下，樹下有白蘚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鈴鈴一樣鬱鬱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裏展開了滿山黃蘗的秋天，展開了金風拂着的一泓秋水，展開了隨着羊鈴聲轉入深邃的牧女的夢。畢竟來了，鈴鈴期待的。

在花香與綠陰織成的春夜裏，誰會在夢裏摘取過紅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誰會夢過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來入夢，穿着燕翅色的衣衫？誰會夢過一不相識的情侶來晤別，在她遠嫁的前夕？

一個個春三月的夢呵，都如一片片你偶爾摘下的花瓣，夾在你手攜的一冊詩集裏，你又偶爾在風雨之夕翻見，仍是盛開時的紅豔，仍帶着春天的香氣。

雪麟從外面的世界帶回來的就祇一些夢，如一些飲空了的酒瓶，與他久別的鄉土是應該給他一瓶未開封的新釀了。

雪麟見了鈴鈴的小墓碑，讀了碑上的名字，如第一次相見就相悅的男女們，說了溫柔的「再會」才分別。

以後他的影子就躑躅在這兒的每一個黃昏裏。

他漸漸猜想着這女郎的身世，和她的性情，她的喜好，如我們初認識一個美麗的少女似的。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裏過着晨夕，她最愛着甚麼顏色的衣衫，而且當她微笑時臉間就現出酒渦，羞澀的低下頭去。他想到她在窗外種着一片地的指甲花，花開時就摘取幾朵來用那紅汁染她的小指甲，而這僅僅由於她小孩似的歡喜。

鈴鈴的同伴們更會告訴他，當他猜想錯了或是遺漏了的時候。

「她會不會喜歡我？」他在溪邊散步時偷問那多嘴的流水。

「喜歡你。」他聽見輕聲的回語。

「她似乎沒有朋友？」他又偷問溪邊的野菊。

「是的，除了我們。」

於是有一個黃昏裏他就遇見了這女郎。

「我有沒有這樣的榮幸，和你說幾句話？」

他知道她羞澀的低垂的眼光，是說着允許。

他們就並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他向她說他是多大的年齡就離開這兒，這兒是她的鄉土，也是他的鄉土。向她說他到過許多地方，聽過許多地方的風雨。向她說江南與河水一樣平的堤岸，北國四季都是風吹着沙土。向她說駱駝的鈴聲，槐花的清芬，紅牆黃瓦的宮闕，最後說，

「我們的鄉土却這樣美麗。」

「是的，這樣美麗。」他聽見輕聲的回語。

「完全是嶄新的發見。我不曾夢過這小小的地方有這多的寶藏，不盡的驚異，不盡的歡喜。我真有點兒驕傲這是我的鄉土。——但要請求你很大的諒恕，我從前竟沒有認識你。」

他看見她羞澀的頭低下去。

他們散步到黃昏的深處，散步到夜的陰影裏。夜是怎樣一個荒唐的絮語的夢呵，但對這一雙初認識的男女還是謹慎的勸告他們別去。

他們伸出告別的手來，他們溫情的手約了明天的會晤。

有時，他們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

「給我講一個故事，要比黃昏講得更好。」

他就講着「小女人魚」的故事。講着那最年青，最美麗的人魚公主怎樣愛上